

大学应是一片山林

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渠敬东

我还是从《娇惯的心灵》这本书说起，我觉得两位都有很强专业造诣的作者，在书里不止讲教育。通常我们会说，教育是观察一个国家和民族真相的最佳视角。但它的后面，跟整个社会的氛围和国际潮流，还有我们自身对其他人的判断等，都联系在一起，所以教育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。很多教育家和思想家都说，其实跟教育相比，哲学只是研究一部分，而教育恰恰是一个完整的系统。

我的专业是社会学，我想说我们今天要讲教育，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。我也研究教育思想史，今天跟以前教育家讲的很多事情，具体环境上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。在当代社会，一个孩子在学校里有很多老师，接受各种各样方式的教育，但他只要回家看了电视，只要在大人的圈里走一遭，只要拿着手机一上网，他的另一部分的教育就开始了。

所以我想说的是，今天不像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那个时代，他把巴黎的孩子带到乡下，就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，做他有关现代教育的大胆设想和实验。但说实话，当代社会使得我们本来学校的墙壁（学校总是要跟外面隔一段高墙）都是四处漏风的。这是今天教育最困难的地方。当代的社会流动性多强？传染性多强？至于竞争意识，我觉得六岁的孩子就有了很多竞争意识，然后外面各个系统挤压他。所以我觉得“娇惯的心灵”这个话题是整体上，这本书不是只讲美国的事，是讲整个世界的事，谁都逃不了。

马克思在一二百年前就说过，这是一个“物化的历史时代开始”。今天何止物化？信息、观念、意见甚至情绪都是迅速传染的。现在大家打开手机看今天发生一件重要的事，所有大众的情绪全都调动起来了。这对教育或者对年轻人的真正成长，起着非常非常大的作用，所以如今当校长不容易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是要和整个世界的潮流较劲，设法找出一个空间来实现自己的想法。今天这个时代，真的跟以前太不一样了。

我去年看了一部特逗的印度电影《起跑线》，故事是暴发户有钱了，要给孩子择校，而学校都要找好孩子。但跟中国一样，人家还给贫民窟孩子一个名额，所以有钱的孩子又要扮演贫民，回到贫民窟。具体故事我不讲。你想想，这种竞争社会把家长逼得什么都可以做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再分析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这种大的生态，我觉得全部都搅扰在一起。这真是一个时代的大问题。但不能只在批评的角度看，教育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，因为它是保留文明，保留人类。所以教育部是跟着时代潮流才是教育，教育有时候是逆着时代潮流才是真正的教育。

我是大学老师，只讲大学里的事。如果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理解，大学就应该是一个山林。什么是山林？它是养育的地方，不能完全向社会妥协。如果完全向社会妥协，中国的文明就持续不下去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，把大学完全变成了一个竞争场，这就是对文明传承最大的破坏。大学应该是保有我们自身的文化，还有涵养人才的地方。所以它某种意义上不完全顺着潮流，甚至有些地方是逆着社会潮流才对，否则没有人才，换句话说没有创新性人才。

社会变化这么快，意见这么多，流动性这么强，大学反而要变得慢一点。慢一点不是慢字本身的含义，我们现在都强调素质教育、能力教育，还有专业、职业。但大学里面，我觉得培养孩子对于构成这个世界各个重要东西的亲切感和亲近感，是最重要的，比如与人的亲近感，与自然的亲近感。甘阳老师讲《庄子》，与人、与自然散发出的浩然之气或者逍遥的状态，这才是能够持久保持大学作为一个文明根本的地方。

我们一定不能让所有的家长或者大学教授向社会妥协，这太可怕了。什么时候大学的脚步和

社会的脚步完全同步的时候，你看人类历史都是最差的时候，这是我个人的观点。
大学，它一定要保留它自己。